

三十五年

# 一个军礼的分量

本报记者 程子齐/图  
本报特约 陈炜芬 俞俞乐 实习生 胡泽文

老兵田增春这一生最大的骄傲,莫过于拥有35年的军人身份。在过去的90岁月里,“这简直就是最有含金量的主旋律”——

1946年,他光荣参军,历经解放战争,在枪林弹雨中迎来胜利的果实;次年,在家乡的一个草堆旁,他举起右手,宣读入党誓词;1958年,来到丽水人武部负责兵役和动员工作,23年里为国家输送了8000多名新兵,“两个儿子也无一例外地被送入军营”。

在老田心里,一个军礼的分量,沉甸甸的。35年,军号嘹亮如歌。

## 历经战火硝烟 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只有一个

1947年的一个晚上,在山东荣成县的一个草场里,18岁的田增春“悄悄地入了党”。在昏暗的月光下,没有人党志愿书,没有鲜艳的党旗,一位老党员把入党誓词写在小纸条上,让他跟着念。尽管那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,可在宣誓时,他依然得尽量压低声音。那晚夜色朦胧,甚至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脸,但在他眼里,那颗爱党的,清晰可见。

这是他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第二年。

在部队里,一天的时间,被一分为二:半天军事训练,半天粮食生产。为了不占用百姓的耕地,部队四处开荒种玉米、种地瓜,小麦则很少播种,原因是产量低,不够分。按照标准,当时每位战士每天能分到1.5斤的粮食,即便这样,大家依然吃不饱,“因为要匀出一部分给当地百姓”。

1948年底,部队来到安徽、江苏交界地,次年春天,开始为渡江战役做准备。没想到的是,田增春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五团103师307团一营机炮连的战士一见到宽阔的长江,滔滔的江水,心里就发怵——他们大多是北方的“旱鸭子”。

为了尽快熟悉水性,防止晕船,战士们以小木盆代替船只,在小水潭内练习划船,“一个不留神就翻船了,冻得直打哆嗦。”田增春说,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念头,消灭敌人。

渡江战役打响的那个晚上,步兵在前方开路,他和一名战友抬着机枪架跟进。突然,机枪架的另一头倒下了,原来战友的手腕和肩膀被子弹击中。另一名战友见状,一个阔步顺势接过抬架,继续前行。为了尽快攻城,田增春决定抬着机枪架翻越城墙,因为云梯过陡,在登顶的瞬间,战友体力不支,险些摔下,“幸好副班长拉了一把。”田增春回忆道,“机枪架重量在45公斤左右,即便人摔下来,我们也没想过扔掉机枪架。”

1949年4月底,部队日夜兼程行军15天,目的地是浙江。因为缺粮,“每人只发到5斤干粮”。行军途中会有短暂的休息,“大家几乎都是一躺下就睡着”,口令一喊,又迅速起身出发。他说,什么都可以扔,唯独鞋子一定要留着,“为了跑得快,得争分夺秒”。到达营地后,战士们必须把当天脚上的水泡挑破,不然第二天根本没办法赶路。那时,低头挑水泡成了驻地里的常态化景象。

期间还发生了几次零星小战斗,一个伤员的被子丢了,田增春得知后,让出了背囊。在之后的夜晚里,与他相伴而眠的,只有稻草堆。

历经战火硝烟,田增春说,自己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只有一个,1949年10月1日。

## 从这一刻开始 履行保家卫国的义务

在田增春心里,新中国成立后,自己能继续吹响军号,是莫大的幸运。

从山东荣成到浙江丽水,他在第二故乡从事军队后备力量建设、兵役及动员工作,这一切,都离不开一个“军”字。

他至今都清楚记得,第一次前往景宁人武部报到的情景。

1958年,他从温州坐木炭汽车到云和,与其同行的,除了一个随身背包外,两手空空。因为不通车,他还走了半天的蜿蜒山路,才到达景宁。当时人武部设在城郊的一个庙里,“离县城还有好

些距离”,一共只有七八个人。住在墙体透风的“干打垒”里,睡在“嘎吱嘎吱”作响的木板床上,听着“滴滴答答”的漏雨声,田增春开始了人民武装工作。

“我主要负责装备管理及枪支弹药,每个月都要到温州汇报工作。”他回忆道,“用现在的话来说,我们是‘复合型’工作者,什么都要会,吃、穿、用都得管,还包括民兵训练。”

在那个年代,民兵训练是当地人武部的“重点工作”。他常常一下乡就是半个月,打靶、战术训练、体能提升都是常规的操练方式。虽然吃住住在百姓家,但军人出身的田增春对自我要求甚高;在吃上,除了每天给农户一斤半的粮票外,每顿再补贴1角钱;至于住,全靠他背上的行囊来解决,“有条件的人家会腾出硬板床,更多的时候睡的是稻草堆。”对于田增春而言,“不拿百姓一针一线”已经成为一种习惯。

一年里,他至少有5个月时间,辗转在各个乡村开展民兵训练工作。

1959年4月,他调至丽水县人武部组织动员科,负责动员征兵工作。

每逢征兵季,便是田增春忙得不可开交之时。为了及时准确下派任务,他主动申请带队到最偏远的乡镇开展征兵动员工作,每个乡镇一来一回就得花去一个礼拜。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,他翻山越岭,吃的是玉米地粥,说是粥,“不过是几粒白米漂浮在上面而已”。“并不觉得苦,只是真的吃不饱。”谈及艰苦岁月,他一笑置之。

在人武部的操场上,当田增春将叠得整整齐齐的军服、军帽送到新兵手中时,这位曾在战场历经生死的老兵总会热泪盈眶。每一次,他都不忘叮嘱新兵:“从这一刻开始,你要履行保家卫国的义务!”

老兵与新兵,在一个军礼中完成“接力赛”。

## 在田家 参军是人生必不可缺的经历

从1958到1981年,从田增春手上输送的新兵人数超过8000人,其中有两代父子兵、兄弟兵,比如他的两个儿子,田荣江和田荣山。

1976年,田荣江入伍,5年后,田荣山也顺利成为一名新兵,“在我们田家,参军是人生必不可缺的经历。”从小在人武部大院长大的兄弟俩,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,“经常见不到早出晚归的父亲”。

尽管如此,父亲依然是“全家的榜样”。

田增春是个“念旧”的人。他至今都保存着两个儿子的《入伍通知书》,得知此事后,田荣山瞬间红了眼眶:“对于父亲来说,这不仅是对儿子参军的留念,更是对国家、对军人的殷殷深情。”

在他家中,有一张已经泛黄破旧的老照片。照片上,5位身穿白衬衫、胸前戴大红花年轻小伙子意气风发,一身军装的田增春坐在正中央,上面写有字样:“欢送丽水地区学员光荣入伍留念,落款是1978年8月21日。照片背面,有五位年轻人的籍贯和名字——那是田增春亲笔写下的。”

1981年5月,田增春转业至丽水县民政局。那是他此生最不舍的一天,“因为要脱下穿了35年的军装”。

如今的田增春,每天早上定点准时起床,保持着军人的作风,把每天生活“量化”,定时完成“任务”:早晨坐Y1路到南明湖畔,欣赏湖光、山色、林木之美;下午3时坐Y1路到白云山,感受奇山、怪石、幽林之趣。

走在路上,时常碰见“陌生人”跟他打招呼,在他一头雾水之时,对方一句“当年是你送我参军的哩”道出原委。这一点,妻子蔡开琴深有感触——

“你家老田现在身体好吗?”

“你认识我家老田?”

“可不嘛,他亲手给我戴的大红花。”

……

这些年里,这样的情景,常有发生。

在家人眼中,田增春是名“典型的共产党员”,过去在人武部工作时,哪怕休息日,都爱穿一身绿军装和朋友见面,说起话来严肃正经。大家想聊点轻松的,问他最近有啥新闻,他就聊起昨天晚上的《新闻联播》说了什么。

直到现在,他都保持着这样的风格。碰上谈得来的朋友,他会拿着最新一期的《丽水日报》,指着文章跟人分享:“你看,这篇稿子写得不错!”

